

白野 著

TIAN CAI
BIAN JI

天才编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UANG WENYI PUBLISHING AND
ARTS PRESS (Jiangsu, China)

天

白野
◆ 著

上

才

编

辑

全
2
册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WEN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才编辑：全2册 / 白野著. —南京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9.8
ISBN 978-7-5594-3630-6

I. ①天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74985 号

天才编辑：全2册

白野 著

出版人 张在健

责任编辑 张倩 王青

特约编辑 吴小波 唐慧

装帧设计 阿和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，邮编：210009

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18.5

字 数 493 千字

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，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94-3630-6

定 价 69.80 元（全 2 册）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白野

天

①

木

集

輯



魅丽文化 花火工作室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一卷 新手上路

- 002 • 第一章 找好作者，把他捧红
- 018 • 第二章 明明都是你
- 045 • 第三章 今日把示君
- 086 • 第四章 远古大神
- 120 • 第五章 月亮与六便士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二卷 《浩荡纪》

- 161 • 第六章 天上掉下个大股东
- 185 • 第七章 三个小枪手
- 225 • 第八章 他是一本书，他想从头读
- 253 • 第九章 写作的意义
- 286 • 第十章 殊途同归



第一卷

新手上路





田恬从来没有想过，舞蓝竟会是个男人。

田恬今年二十二岁，刚从大学毕业，拍完毕业照就忙不迭坐上了开往B市的高铁，来京宇办理入职手续。这和着急就业没有半点儿关系，纯粹是因为他想见舞蓝。“去B市见舞蓝”这个念头，已经在他脑海里盘桓了整整八年之久。它指使田恬在高考填志愿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文系，也指使田恬一毕业就大无畏地做上了北漂族。

要问田恬是怎么认识舞蓝的，说来也是孽缘。

田恬读初中那会儿，正值纸媒的巅峰时期。报刊亭里陈列着形形色色的杂志，从军武到历史，从漫画到小说。期间最受欢迎的期刊，就是面向青少年的小说月刊——《新绘》。

《新绘》有多火？每个月的十五日，是《新绘》发行的日子，每到这日报刊亭外能排起乌泱泱的长队。谁要是手脚快抢到一本，全班上下但求一看，接下来好几个礼拜都有人帮忙做卫生，别提多有面子了。

田恬那个时候读书不行，读闲书却比谁都积极。在杂志上一期不落地追完了玄原、四海纵横的《十洲三海》系列，还上赶子填了读者调查表寄回去，比写作业还认真。

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有一天，田恬竟盼到了主编舞蓝的亲笔信。那是编辑部策划的一个新栏目，在创刊两周年之际，让主编选择一名小读者互动。

每个月有一百二十万册《新绘》从B市运往全国各地。一本《新绘》在每个班级要流经五十个人之手。在这众多翻阅的人次里，一个不起眼的他，收到了《新绘》主编的亲笔来信，这该是多大的幸运。

田恬至今还记得那个夏天，他从信封中抽出粉红色波点的信笺，上头那漂亮的行书，每一个字都闪闪发光。

十四五岁的青春期少年是世界上最自命不凡的动物，他们只消一点点鼓舞，就能陷入隐秘的热恋。田恬就在那个瞬间，情窦初开。他从此不再满足于一问一答地填写读者调查表，充当众多小读者之一，他开始把自己视为舞蓝的知己，指名道姓地给她写信。在短短几个星期里，他从一个语文不及格的男孩儿，迅速成长为一个会写诗的男人。虽然一两年以后，他心不甘情不愿地承认，他和李白的差距需要转世才能弥补，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，他总要给舞蓝写点儿什么。

舞蓝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他不经意的回馈竟会招惹这样一位意志坚定的男性，以至于每个月雷打不动地将自己的日记、周记、读书笔记以及蹩脚的诗寄给自己。田恬的毅力起先并没有得到回复，因为这看上去太像骚扰。但科学研究表明，在任何一桩事项上若花费十万个小时，最终都会成功——不久之后，舞蓝出于惭愧，成了他的笔友。这就好像有个人孜孜不倦地在微信上发“你好”，总有一天你会发给他一个表情，毕竟邮政时代没有拉黑一说。

很多事情往往有一个胡闹的开始，却有个童话般的结尾。

他们的通信，持续了八年之久。

舞蓝从一开始的强行笔友，到后来享受起与田恬分享人生，最后变成了习惯。虽然生活总是这样不堪，但有一人可以倾诉，有一人可以风花雪月、诗书酒茶，实在是桩幸事。

遂互引为知己。

遂在八年之后，在招聘上吩咐人事部——那个叫田恬的，编辑部要！编辑部要的！

单纯的田恬自然不知道这些职场上的阴暗交易，他只是连蹦带跳地

走进了京宇的大门，在电梯里挺胸抬头，抹了抹自己的头发，整了整自己的衬衫，像是即将出发去迎亲的新郎。

电梯门叮的一声打开，眼前是有些晦暗的格子间，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，被光柱打亮的地方灰尘飞扬。目力所及之处不是书就是纸，走道上左一箱右一箱的杂志没人打理，妨碍交通。格子间里也荒无人烟，看上去好似荒废已久。田恬虽然沉浸在甜蜜的暗恋之中，却还是忍不住从心底升起一丝隐忧，这怎么看怎么都是要倒闭了。说起来，他也很久没有买《新绘》了……

“新来的吗？”一个英俊的男人从格子间探出头来，一手拿托盘，一手端咖啡，看上去好像是在早上九点喝英式下午茶。他的英俊十分具有亲和力，他也深知自己的优势，笑容尽可能地温柔，以至于看到他的一瞬间，整个编辑部都在田恬眼里提亮了一个色度，让他瞬间警惕了起来。这种嘿啦嘿啦笑得人畜无害的英俊男人在舞蓝身边工作……不，他要相信舞蓝，他不能做小肚鸡肠的男人。

“主编的工作室在那边。”英俊男人指了指走廊尽头。

“哦……谢谢！”

经过茶水间，田恬迎面撞见一个穿运动背心和紧身短裤的男人，正一手拎着一箱A4纸做深蹲。

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早啊！”他活力四射道，“新来的？以后每天跟着我出操吧！”

田恬：“？”

虽然是夏天，穿短裤短袖也没错，但是穿着全套健身装备来上班……不过他的身材确实像个健身教练呢！他不会就是个健身教练吧？可是编辑部里为什么会有个健身教练啊？！

田恬心里惦记着健身教练，都忘记在舞蓝的办公室落地窗外整理一下发型。

很快，他发现他也不需要整理发型了。

因为，坐在主编室里的……

是个男人。

田恬从来没有想过，舞蓝有可能是个男人。

她的字迹那么清秀，她的文笔那么哀婉，她的心思细腻得像根头发丝，经常为了一点点小事在深夜里愁肠百结。而眼前的这个男人，看上去可不像是个犹豫纠结之人。他气定神闲地坐在办公桌后的老板椅上，当田恬推门而入的时候，只从报纸边缘露出一只眼睛，心不在焉地扫了田恬一眼，然后继续翻阅当天的本周开卷数据榜单。男人用敷衍的肢体语言表明着：虽然他可以随意应付进门来的这个玩意儿，但他显然没什么兴趣露这一手。

这个玩意儿，也就是田恬。

田恬被激怒了。他是个刚出校园的菜鸟，对社会所知甚少，所以把自尊看得重于一切。如果有什么事情比“舞蓝是个男人”更糟糕，那一定是“舞蓝是个男人，他还对我不感兴趣”。

“我是新来的编辑。”

男人这回连从报纸边缘探眼都懒得做：“哦。”

田恬一把将背包摔在桌上，落座时震天动地：“我是为了你才来京宇的，你没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”

男人这下终于正眼看他了，眼神中既有意外，也有怜悯。他缓缓放下手中的报纸，仔仔细细地对半折叠，然后双手交叉放在上头：“新来的编辑，你了解编辑工作吗？”

田恬想要听的当然不是工作问题，他是来谈个人问题的，但是这问得突然的工作问题还是提醒了他——现在他和舞蓝是上下级的关系。他的心情很快由盛怒转变成了心虚，努力回忆着过往信件中舞蓝曾经提到的点点滴滴：“平时要积极收稿、催稿；稿子收上来以后，审稿、通知作者退稿或录用；完成杂志稿件的校对、辅助美编排版；做单行本的话，要策划选题、监督作者创作，作者写完之后送审出版社、拿书号，最后送印厂印刷。”

男人频频点头，对他的无知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。等他再也憋不出

一个字来之后，男人简单粗暴地说道：“编辑的工作就是：找好作者，把他捧红。”

田恬：“？”

“这不是一份容易的营生。一般的工作，你努力，就会有收获，但这在编辑这个行当中完全行不通。编辑是一种附属工种，需要依附于作者，编辑本身不创造价值，作者才创造价值。这就好比家庭主妇指望她早出晚归的丈夫，不论你家务干得有多好，你能过上怎样的生活完全取决于他在公司里表现如何，这是你无法控制的。编辑遇上怎样的作者，跟女人挑选怎样的丈夫一样，本质上就是一场赌博。成功与否，靠的是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四积阴德五读书。六名七相八敬神，九交贵人十养生。所以这工作某种程度上是一门玄学。”

“既然是附属工种，你也很难在这一行里名利双收。你听说过古往今来无数伟大的作家，可你有曾听说过，他们的编辑是谁吗？没有，没人关心编辑。你做出再好的书都不可能名传千古，因为书脊上只印作者名。至于发家致富，那更难了。写书的人千千万，有几个能维持家用不被饿死？你运气好碰上一个两个天赋异禀，他们又有多大的概率可以平安顺遂地坚持到大红大紫？到时候他们吃肉，你喝汤，也算不上什么来钱的营生。”

“而且伺候作者是天底下第一等麻烦事。什么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，跟文人比起来那都不算什么。文人总是自命不凡，心高气傲。他们一文不名的时候，觉得自己过得那么苦全然是因为你太无能；等他们飞黄腾达，这功劳又是他们一个人的了。你挖尽心思捧红他们，从他们那里领一个小儿子，他们就觉得你要得太多。大红大紫后把编辑踢开的大有人在，他们在自己的书里义正词严，丢下笔可别太白眼狼。你操着当爹的心把他拉扯大，却要赔着孙子的笑脸，最后却是下堂妻的下场，这就是一个编辑悲惨的一生。”

田恬听得目瞪口呆，瑟瑟发抖。他才第一天上班，而他的未来已经被摧毁得一干二净了。天知道他本来只是想要交流一下自己的个人问题的。这出很有意义的入职指导，成功地让他反思起自己为什么要入职编

辑这个职业。经历过一阵迷惘之后，他倔强而赌气地说道：“好吧，但我还是想试试做出《尘烟笑》这样的书，捧出玄原大神这样的作者。”

男人的嘴角流露出一丝了然的笑意：“那就好好干吧。兴许哪天你就培养出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呢！”他说得如此轻巧，并且再次拿起了报纸，让这份安慰显得额外不可信且无足轻重。

就在这时，门外响起一声哀号：“你说什么？！主编出事了？！”随即就是一顿手忙脚乱。片刻后，英俊男人推门而入，“你们先在这儿坐一会儿，我和烈火哥要去趟医院，主编出了点事……”

“一起。”男人蹙眉，离开了他的位子。

田恬一时之间都不知道哪个消息更劲爆一点：“主编住院？那你是谁？”

男人施舍了一个居高临下的眼神：“我也是新来的，今天第一天上班。”

田恬：“……”

四个男人叫了辆车前往附近的医院。英俊男人代表杂志部简短地欢迎了两位新员工，顺道做了一番自我介绍。他叫叶瞬，是《新绘》的文字编辑；而健美先生是《新绘》的执行主编，笔名“烈火如哥”，看来他的笔名和他的品位一样独树一帜。

一路上，前座的烈火哥不停地打着电话，神情非常焦虑：“人救回来了吗？哦，还在手术中……脑溢血？送过来的时候浑身赤裸，脖子上有很明显的勒痕？！”

“她上吊自杀？！”田恬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心疼得一把抱住前座座椅，“她为什么这么想不开？”

烈火哥神情凄凉：“大约是因为公司资金链断裂的缘故……”他们某位台柱子的新书首印二十万册，因为政策原因被紧急召回，现在全部堆在仓库等着化浆，导致公司资金周转不灵。副主编带着核心编辑团队出走，市场部和发行部跟着老板娘跳槽创业，他原本就非常担心主编想不开跳楼自杀，没想到噩梦成真。

田恬：“……”

如果说刚才的入职指导只是让他觉得站在了悬崖边上，那么这下则是直接把他往悬崖下推，还在他脖子上套了个绳结。

“公司的运转没有任何问题，你不要吓唬新人。”叶瞬朝烈火哥比了个眼色，然后对吓成鹌鹑的田恬露出镇定自若的笑容，“主编受了点情伤，他刚刚离婚。”

烈火哥后知后觉地把主编的不幸归结为个人问题，进而由衷地感到自责：“他前一阵子因为离婚情绪低落，我忙着收稿，没有及时开导他。如果我当时就把《自我训练：改变焦虑和抑郁的习惯》这本书拿给他看，也许他就不会这么想不开了。”

“等等，离婚？！主编前段时间离婚了？！”田恬本来更想问她什么时候结的婚，但在这个当口似乎不合时宜。

“嗯，感情破裂，原因比较复杂，大概是因为和一个小姑娘长期通信。”叶瞬低声八卦。

田恬：“呃……是不是有哪里搞错了？”比如性别以及离婚理由。说实话，他还是一个纯洁的男大学生，完全没有做第三者破坏御姐婚姻的准备，他承受不了这个良心的谴责。

“什么？！他的左腿也骨折了？！……太惨了，一定是被打断的。”烈火哥从电话中听闻第二个坏消息，闭上眼睛摇摇头，仿佛眼前正在上演主编被家暴的惨相。

田恬又气又急地握紧了拳头。不论出于什么理由，打女人的男人都是混蛋；其次，不论什么理由，娶了舞蓝还家暴她的，都是混蛋。虽然她是有与自己长期通信，但天可怜见，他们只是纯洁的文学爱好者，他们谈诗！诗！Poem！什么乱搞男女关系，

庸俗！他发誓要报复那个混蛋，让他最害怕的事情发生，那就是给他点绿色瞧瞧。待会儿他就要向舞蓝告白，不管她因为这次家暴留下什么后遗症，他都愿意照顾她的下半辈子。

“如果主编被打断了腿，他又怎么上吊自杀？拖着残腿爬到桌子上，这太麻烦了。”同为新人的男人忍不住发话。他自上车后一直沉默不语，现如今敏锐地找到了逻辑漏洞。

烈火哥思考了三秒钟，说了句“言之有理”，阴恻恻地转过身看着后座的众人：“况且上吊也不可能脱光自己的衣服，那样大家冲进去收尸的时候，岂不是很丢脸。所以这一定不是自杀，而是一起激情谋杀，打断他的腿然后用丝袜勒到他断气这样。”

“你推理小说看多了吧。”叶瞬笑得不以为意，“主编是和平分手的。”

“连京字的办公室都被砍成了两半寸土不让，这哪里是和平分手，简直就是怨念深重。”烈火哥不能苟同。

“办公室被砍成了两半？”田恬竖起了耳朵，于公于私都有刨根问底的打算。

“对啊！”烈火哥没心没肺地对他和盘托出，“我们原本有两层写字楼，十一楼和十二楼都是；结果主编一离婚，十二楼就这么没了，十一楼根本就坐不下这么多人，裁员的裁员，遣散的遣散。过道上那些书，也全是前段时间搬家堆的，至今都不知道可以塞到哪里去。”

“所以这么大一个杂志社，只剩下你们俩了吗？”田恬即使再傻白甜，也警觉地意识到这公司怕是要凉。他是《新绘》的老读者了，在《新绘》的鼎盛时期，编辑部的照片上乌泱泱全是人，哪里是现在文不成武不济的萧条模样。

“加上你们不是有四个吗？”烈火哥一脸你会不会算数的模样。

叶瞬云淡风轻地挽尊：“公司裁员很正常。那些被开掉的编辑，业务能力不行，公司要赚钱，自然不养闲人。《新绘》是老牌杂志，也是业内最好的青春向月刊，这里只留最优秀的人才，宁缺毋滥。”他说这话时，神情依旧是笑着的，但这种笑容不再亲和，反而带着一丝距离感，

把田恬的求真精神唬得偃旗息鼓。他从叶瞬八风不动的态度中明白了三点：《新绘》依然是爸爸；叶瞬和烈火哥是留下来的最优秀的；他们这些菜鸟屁都不懂，最好不要问东问西，以免被炒鱿鱼。

田恬心虚得探了探舌头，而坐在他身边的男人却忍不住笑了一声。

叶瞬探他一眼。三伏天，男人身着看不出品牌的西装，闲散地靠在出租车后排，法式袖针下隐隐约约露出毫不起眼的老式机械表，是百达翡丽的经典款。也许田恬这种刚毕业的大学生只会觉得他穿得太多，幸而得体；而叶瞬这种老油条却清楚地知道，这种得体是很不便宜的。要把西装穿得有如第二层皮肤那样服帖，不但需要一副好身材，还需要按照好身材私家定制。高档的面料与精细的剪裁，恰恰是奢侈品之所以昂贵的理由。

财富有可能来源于继承，也有可能来源于自我打拼。若是前者，人们往往会羡慕他的好命；若是后者，他本身就值得别人既敬且畏。男人一望之下看不出年龄——面相十分年轻，神情却完全没有刚走向社会的惴惴不安与新鲜好奇，对上叶瞬探寻的视线，他甚至从容一笑，完全不打算为自己的拆台感到抱歉。

综上所述，他不是个刚毕业的职场新人，他混过社会，懂得为人处世，因为有钱有势，所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。

叶瞬收敛了目光，不打算与之计较，并且聪明地决定以后都尽量不要与这个人产生冲突，这种霸道总裁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编辑部里。

这时候，电话中传来了第三个坏消息，对面的医生冷静地宣告道：“他的肺部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炎症，这是目前最危急的。”

“百草枯，他一定是被喂了百草枯！”烈火哥双目无神，仿佛是他自己失去了生命体征，“我刚才说错了，凶手不是激情谋杀，她一步步都预谋好了。她先是打断了主编的腿，为的是让他逃不掉；然后坐在他身上，用力掐住他的脖子，逼他张嘴，把百草枯往他嘴里倒……”

田恬紧张地抠着椅背，双目圆睁：爱人的命运如此多舛，他感同身受。要不是男子汉大丈夫有泪不轻弹，他当场就要吓得躲到什么人怀里大哭